

青年德育叢書

荆園語錄
菜根譚

上海博物院路廿號
青年協會書局發行

荆園語錄

荆園語錄序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不息者。進進不已之謂也。是以古賢豪之士。立言立事。立節立德。莫不各推其進進之功。以表見於當時。聲施於後世。而道德多成於晚年。漢隋唐宋元明諸儒大略可攷已。吾乃今讀臯盟申先生進語而深有感也。申氏閩閩世家。先生端愍公冢嫡。方成童時。卽恥貴介之習。岸然以古人自期。長而爲文制藝。以史註經。卽事明理。古文遡韓柳歐蘇。而進奪史遷之席。詩本諸性情。形爲歌詠。出入晉魏唐宋諸名家。直接三百篇之遺響。而超明七子之上。海內皆知先生之進於詩文也。及時變代更端。愍忠節旌表。於是慨然有遺世棄物。高尚其事之志。是又進於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迨世不可棄。物不可遺。乃本其身經心得之餘。著

爲接物處事之則。荆園小語一書。以之持身。以之教家。以之垂訓天下後世。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備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法。是雖未及於得位行道。而孝友施於有政。其進於功業者大矣。至於晚年。超然覺名迹之累。憬然悟性命之真。篤意躬行實踐之事。力用省察克治之功。或因耳目睹記。而發其真是。或因經史傳聞。而抒其新得。要以明其志之所期。據其學之所至。日新又新。此進語之所以成也。進語者。進於小語也。顧自量精力尙強。祈更有進。未遽問世。而大限告終。此書乃出。使天復假數年之算。其進甯可量乎。若先生者。庶幾乎自彊不息者矣。嗚呼。錫與先生。生同地。少同遊。長同社。老託婚姻。其文章氣節功業之日進。固皆耳而目之。獨宦遊三十載。學業荒落。晚年歸里。方期日侍左右。砥礪觀感。不至老而廢弛。而詎意先錫歸一月前。竟長逝耶。捧讀進語。能不悲思乎。是爲序。同學冀如錫撰。

荆園小語錄序

先端愍公盡節時。舍弟煜年十七。盼方六齡耳。今幸皆成立。頗知讀書循禮法。回思此十五年中。腐心漬血。敢望有今日哉。向閉門不令關一事。漸長。不能概廢酬接。恩怨是非。自此始矣。暇中爲道身所閱歷。或耳目有觸。書置座間。久之不覺纍纍。雖老生常談。粗亦有裨世故。量情酌理。務爲得中。惟恭惟嘿。庶幾寡過。予與兩弟交勉之。若夫微而心性。大而倫紀。昔賢所已詳者。不敢復贅。聽山申涵光書於懷忠堂。

荆園語錄序

荆園語錄卷上

廣平申涵光和孟著

小語

貧賤時。累心少。宜學道。富貴時。施予易。宜濟人。若夫貧賤而存濟人之心。富貴而堅學道之志。尤加人一等。

常有小不快事。是好消息。若事事稱心。卽有大不稱心者在其後。知此理。可免怨尤。

得失有定數。求而不得者多矣。縱求而得。亦是命所應有。安然順受。未必不得。自多營營耳。

凡宴會賓客雜坐。非質疑問難之時。不可講說詩文。自矜博雅。恐不知者愧而恨之。

讀書有不解處。標出以問知者。慎勿輕自改竄。銀根之誤。遺笑千古。

人言果屬有因。深自悔責。返躬無愧。聽之而已。古人云。何以止謗。曰。無辨。辨愈力。則謗者愈巧。

小人當遠之於始。一飲一啄。不可與作緣。非不我恨也。汎然若不相識。其恨淺。若愛其才能。或事勢相借。一與親密。後來必成大讎。

結盟是近日惡道。古人不輕交。故交必不負。今訂盟若戲。原未深知。轉眼路人。又何足怪。

勸一利字不破。更講甚理學。

遊大人之門。諂固可恥。傲亦非分。總不如蕭然自遠。

奴僕小過宜寬。若法應扑責。當即處分。不可憤憤作不了語。恐愚人危懼。致有他端。○即應責亦須委人。自行鞭扑。易至過當。且暴怒時百脈奮張。先

已自損。誤傷肌腕猶其小也。

畏友勝於嚴師。羣遊不如獨坐。

親故有困窘相求。量精量力。曲加周給。不必云借。借則或不能償。在人爲終身負欠。在己後或責望。反失初心。

公門不可輕入。若世誼素交。益當自遠。既屬同心。必不疑我爲疎傲。或事應面謁。亦不必屏人祕語。恐政有興革。疑我與謀。又恐與我不合者。適值有事。疑爲下石。

人生承祖父之遺。衣食無缺。此大幸也。便可讀書立志。不勞經營。若家道素貧。亦有何法。惟勤學立行。爲鄉里所敬重。自有爲之地者。若喪心以求利。人人惡之。是自絕生路矣。

書畫古帖。可以寄興。嘉者自當寶惜。若夫設機心。費重賄。則不必矣。

造作歌謠及戲文小說之類。譏諷時事。此大關陰隲。鬼神所不容。凡有所傳聞。當緘口勿言。若驚爲新奇。喜談樂道。不止有傷忠厚。以訛傳訛。或且疑爲我作矣。

凡詩文成集。且勿梓行。一時所是。師友言之不服。久之自悟。未必不汗流浹背也。俟一二年朝夕改訂。復取證於高明。然後授梓。若乘輿流布。遍贈親知。及乎悔悟。安能盡人而追之耶。若能不刻。則更高。

與其貪而豪舉。不若吝而謹飭。

故人仕宦者。貽書見招。以不赴爲正。或久別懷想。抵署盤桓數日。款款道故。不及他事。切勿在外招搖。妄有關說。一貴一賤。交每不終。未必盡貴人之過也。

奸人難處。迂人亦難處。奸人詐而好名。其行事有酷似君子處。迂人執而不

化。其決裂有甚於小人時。我先別其爲何如人。而處之之道得矣。

遇人輕我。必是我無可重處。置珠玉于糞土。此妄人耳。不足較。若本是瓦礫。誰肯珍藏。故君子必自反。

古書自六經通鑑性理而外。如左傳國策離騷莊子史記漢書。陶杜王孟高岑諸詩。韓柳歐蘇諸集。終身讀之不盡。不必別求隱僻。凡書之隱僻。皆非其至者。

責我以過。皆當虛心體察。不必論其人何如。局外之言往往多中。每有高人過舉不自覺。而尋常人皆知其非者。此大舜所以察邇言也。卽詩文亦然。贊者未必皆當。若指我之失。卽淺學所論。亦常有理。不可忽也。

人以詩文質我。批駁過直。往往致嫌。若一槩從諛。又非古道。嘉者極力贊揚。謬者指其疵病。瑕瑜不掩。常寓鼓舞之意。至誠待人。必不我怨。嘉者逢人

稱說。謬者絕口勿言。其人聞之。必自感奮。

作應酬詩文。其害非一。作之既久。流向熟俗一派。遂不可醫。況委囑紛紜。烏能盡應。應者不以爲德。不應則謗毀百端。甚且尊貴人臨之以勢。違則懼禍。從則難堪。不如慎之于始。素無此名。庶幾可免。

愚人指仙佛募化。稱說靈異。以誑鄉俗。或起祠造經。鑄鐘施藥。我旣不信。遠之而已。不必面斥其非。恐愚衆黨護。有時致辱。

世傳作水滸傳者三世啞。近時淫穢之書。如金瓶梅等。喪心敗德。果報當不止此。每怪友輩極贊此書。謂其摹畫人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史記。反悅其似耶。至家有幼學者。尤不可不慎。

行客以大道爲紆。別尋捷徑。或陷泥淖。或入荆榛。或歧路不知所從。往往尋大道者。反行在前。故務小巧者多大拙。好小利者多大害。不如順理直行。

步步著實。得則不勞。失亦于心無愧。

人有求于我。如不能應。當直告以故。切莫含糊。致悞乃事。

交財一事最難。雖至親好友亦須明白。甯可後來相讓。不可起初含糊。俗語云。先明後不爭。至言也。

作寄遠人書札。與家書同。當于前夕成之。臨發匆匆。必多遺漏。

他人僮僕。遇我或不恭。如坐不起。騎不下。稱謂不如禮。彼與我無主僕之分。不足較也。若自己僮僕。須時時戒飭之。

順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遠之。

有人告我曰。某謗汝。此假我以泄其所憤。勿聽也。若良友借人言以相惕。意在規正。其詞氣自不同。要視其人何如耳。

遠方來歷不明。假托爲術士山人輩。往往大奸竄伏其中。勿與交往。卽窮人

欲投靠爲僕婢者亦不可收。

朋友卽甚相得。未有事事如意者。一言一事之不合。且自含忍。少遲則冰消霧釋。過而不留。不得遂輕嗤罵。亦不必逢人懇說。恐怒過意回。無顏再對。又恐他友聞之。各自寒心耳。

人之性情。各有所偏。如躁急遲緩。豪華鄙吝之類。吾知而早避之。可以終身無忤。孔子不假蓋于子夏。固是大聖人作用。

高年而無德。極貧而無所顧惜。兩種人不可與較。

親友見訪。忽有欲言不言之意。此必有不得已事。欲求我而難于啓齒者。我便當虛心先問之。力之所能。不可推諉。

揖讓周旋雖是儀文。正以觀人之敬忽。宋儒云。未有箕踞而不放肆者。其在少年。尤當斤斤守禮。不得一味真率。

縱與人有相爭。只可就事論事。斷不可揭其祖父之短。揚其閨門之惡。此禍關殺身。非只有傷長厚已也。

本富而對人說貧。本穢而對人說清。以人爲可欺耶。方唯唯時。其人已匿笑之矣。誰迫之而必爲此自欺語。

馳馬思墜。撻人思斃。妄費思窮。濫交思累。先事預防之道也。

有聰明而不讀書。有權力而不濟人利物。辜負上天篤厚之意矣。既過而悔。何及耶。

優娼輩好嗤笑人。而敢爲無禮。此自下賤本色。其趨奉不足喜。怠慢不足怒也。

有必不可行之事。不必妄作經營。有必不可勸之人。不必多費唇舌。真理學。從五倫作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

自謙則人愈服。自誇則人必疑。我恭可以平人之怒氣。我貪必至啓人之爭端。是皆存乎我者也。

幼時見先輩作生辰。多在壯年以後。今童穉而稱觴矣。魏環溪云。是乃母的難日。宜齋心以報親。其說雖是。愚謂親在宜賀。卽如初生時。親喜而賀。客滿堂也。若父母旣歿以後。是日愈增悲慟。何賀之有。

人于平旦不寐時。能不作一毫妄想。可謂智矣。

嗜慾正濃時。能斬斷。怒氣正盛時。能按納。此皆學問得力處。

寄放人家財物。是極無益事。恐萬一失落損壞。彼此作難。苟非義不可辭。斷勿輕諾。

早起有無限好處。于夏月尤宜。

冷煖無定。驟煖勿棄綿衣。貴賤何常。驟貴勿捐故友。

弔宜早。賀宜遲。矯時尙也。其實分有親疎。交有厚薄。遲早各有所宜。難拘此例。

勿以人負我而墮爲善之心。當其施德。第自行吾心所不忍耳。未嘗責報也。縱遇險徒。止付一笑。

不幸而有兒女之戚。此人生最難忍處。當先鎮定此心。令有把握。不然。所傷必多。

人有一事不妥。後來必受此事之累。如器有隙者。必漏也。試留心觀之。知他人。則知自己矣。

覺人之詐而不說破。待其自愧可也。若夫不知愧之人。又何責焉。

登俎豆之堂。而肆入飲博之羣。而莊者。未之有也。是以君子慎所入。

正人之言。明知其爲我也。感而未必悅。邪人之言。明知其佞我也。笑而未必

怒於此知從善之難。

讎人背後之誹論。皆足供我箴規。蓋尋常親友。當面言既不盡。背後亦多包荒。惟與我有嫌者。揭我之過。不遺餘力。我乃得知一向所行之非。反躬自責。則讎者皆恩矣。

凡事要安詳妥帖。俗所云消停作好事也。若急遽苟且。但求早畢。以致物或不堅。事或不妥。從新再作。用力必多。是求省反費。求急反遲矣。

理之所非。卽法之所禁。法所不逮。陰禍隨之。故聖賢之經。帝王之律。鬼神之報。應相爲表裏。

面有點污。人人匿笑而已。不知有告之者。無不忙忙拭去。若曰。點污在我。何與若事。必無此人情。至告以過者。何獨不然。

要自考品行高下。但看所親者何如人。要預知子孫盛衰。但思所行者何等。

事。

感應篇功過格等書。常在案頭。借以驚惕。亦學者制心之一端。若全無實行。

而翻刻流布。自欺欺人。何益之有。

好爲誑語者。不止所言不信心。並其事事皆疑之。

閨閣之中。一有所溺。則是非顛倒。家無甯晷矣。

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常看。

人皆狎我。必我無骨。人皆畏我。必我無養。

服金石酷烈之藥。必至殞命。卽坐功服氣。往往致痰損目。人能清心寡慾。無

暴怒。無過思。自然血氣和平。却疾多壽。何爲自速其死哉。

志不同者。不必強合。凡勉強之事。必不能久。

輕諾者。必寡信。與其不信。不如勿諾。

見人耳語。不可窮聽。恐所言之事。其人避我。又恐正值議我短長。聞之未免動意。且使其人慚愧。無地自容也。

有一藝。便受一藝之累。如書畫圖章。初有人求甚喜。求者益多。慚生厭苦。故曰。道高日尊。技精日勞。惟學書是正事。其餘作無益害有益。皆所當戒。而畫爲甚。

有怨于人。小者含容之。果義不可忍。聖人自有以直報怨之道。若夫挑訟匿訐。雖公亦私。鬼神矚之。必有陰譴。

將欲論人短長。先顧自己何若。

先輩云。作詩有妨舉業。吾見作舉業人閉戶。不關一事者常少。事事皆作而獨歸咎於詩。所以少年多不服。只是以舉業爲正事。而餘力及詩。詩必不工。反是。舉業有妨作詩矣。自忖不能却去舉業者。詩且不作亦可。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友過遂成。亦我之咎也。赴酌勿太遲。衆賓皆至。而獨候我。則厭者不獨主人。足恭者必中薄。面諛者必背非。

凡輕薄少年。衣飾華美。語言詭譎者。不可收爲僮僕。

勾欄北里之遊。不但有關行止。此輩不潔者十人而九。一染其毒。往往毀傷面目。或至喪生。卽幸而無事。永絕生育。人人憎嫌。不與同坐共食。可不慎哉。

良友書札。必須珍藏。暇中展玩。以當晤對。

子弟考試。不必須爲請託。戰勝固自可喜。不售亦堪激發。常有代爲作弊以求倖者。導之以不肖。欲其賢焉難矣。

有必不可已之事。便須早作。日捱一日。未必後日之能如今日也。

出息稱貸。往往致貧。不得已而有此。甯速賣田產器物以償之。若負累既久。出息愈多。前之田產器物。惜不忍棄者。至此棄之亦不足矣。往見吾鄉有家本豐富。故時時取債以博貧名。而人卒不信。尤可笑也。若親知挪借。尤當急償。甯出息者。且留在後。

卜居當在僻壤。繁富之地。人情必澆。

世說新語。多雋永有致。凡書札及作詩常引用。不可不知。若沉酣太過。詩文流向小品一派矣。

居心不淨。動輒疑人。人自無心。我徒煩擾。

遇有疑難事。但據理直行。得失俱可無愧。凡問卜祈籤乞夢。皆甚渺茫。驗與不驗參半。不可恃也。

積書太盛。往往有水火諸厄。蓋爲造化所忌耳。五車萬卷。富貴家侈爲豪舉。

其實世間應有之書。亦自有限。不必定以多積求名也。

平時強項好直言者。卽患難時不肯負我之人。軟熟一輩。掉臂去之。或且下石焉。

人生學隨時進。如春花秋實。自有節次。少年時志要果銳。氣要發揚。但不越於禮足矣。不必收斂太早。如迂腐寂寞。譬如春行秋令。亦是不祥。

物之不常見者皆妖。吾見產芝及并蒂蓮者。俱隨有凶事。不幸而有。益當恐懼自修。勿矜爲瑞。

天文術數之書。律有明禁。然習之本亦無益。不精則可笑。精則可危。甚且不精而冒精之名。致禍生意外者多矣。

久利之事勿爲。衆爭之地勿往。物極則反。害將及矣。

驟貴而行事如常者。其福必遠。舉動乖張。喜怒失緒。其道不終日。

量窄者不必強虐以酒。或醉而留臥。須令老成人護視。袁梧坡所記。客醉誤飲瓶中旱蓮花水。因而致斃。吾北方冬夜火坑。煤毒更烈。不可漫視。如醉後欲歸。亦遣人送付其家。

該作道學事。不必習道學腔。

貧賤時眼中不著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意中不忘貧賤。一旦退休必不怨。

靜坐自無妄爲。讀書卽是立德。

可以一出而振人之厄。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爲退避也。但因以爲利。則市道矣。

絕葷是難事。亦且不必。不食牛馬。不特殺。似爲得中。

吾鄉風俗最爲朴陋。二十餘年前。宴會俱用碟子。後變而爲碗爲盤。今碗製

口大較碟子其費數十倍。暴殄天物。不祥莫大焉。飽後腥濁滿前。恨不持去。而主人拘例。其來未已。皆舉手略嘗。放箸拱坐。求歡得苦。甚無謂也。近孫鍾元先生定爲六器。同志中頗有遵行者。除遠客新親不在此例。尋常往來。醉飽而已。

向人說貧。人必不信。徒增嗤笑耳。且人卽我信。何救於貧。曉曉者可厭也。

少時鬱鬱不樂。自亦不解何故。以今思之。只是妄想爲擾耳。富貴本無窮盡。登一級復有一級在前。隨時安分。便是安樂法。

交遊太廣。不止無益。往往多生是非。古人云。有一人知。可以不恨。以明知己之難也。逢人班荆。到處投轄。然則知己若是其多乎。不過聲氣浮慕。共爲豪舉耳。一事不如意。怨謗叢起。不如閉戶。擇交自然得力。

書有重本。以贈貧交之有志者。東諸高閣何用。

諛人而使人不覺。此奸之尤者。所當急遠。

佛經道藏未必不精。只是本等書讀不盡。無暇及此。

遇修橋梁道路。可量力出貲。我往來經此。何得坐享其成。卽令徒便他人。亦是義舉。

如立神祠梵宇。勿爲首事。凡首事。衆怨所聚也。然衆皆樂爲。我卽非所崇信。亦不必自異。于禮無傷。隨俗而已。

用過術士藝人以及梨園之屬。量力酬給。切不可札薦他所。我之所苦。豈可及人。欲令此輩感德。反不顧親知見怨。可謂輕重失倫矣。

詩餘不可置案頭。常看使人骨靡。初學尤甚。

冶遊之場。如放燈迎春賽神等。男女沓雜。瞻視宜莊。若指顧輕狂。易至招侮。子弟有欲往者。須同良友。或命老僕相隨。

不服一人。與逢人便服者。皆妄人也。

風水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興隆之家。必據勝地。其初不必有所擇也。常見人既富貴。廣延地師。移居遷葬。而家道反不如前。蓋福至則得吉壤。衰至則入凶地。人自修德以迓福耳。堪輿之權。烏能奪造化哉。

凡權要人。聲勢赫然時。我不可犯其鋒。亦不可與之狎。敬而遠之。全身全名之道也。

齋名因以爲號。如晦庵致堂之類。自宋已然。今有無齋而名。且不一其名者。總亦多事無已。則取字義典古。用以自箴足矣。卽圖章採用成句。亦須雅正者。勿爲大方所笑。

戲而不虐。詩人所稱。終日正襟莊語。卽聖賢亦未必然。風流善謔可以解頤。切勿互相譏誚。因戲成嫌。

每讀一書。且將他書藏過。讀畢再換。其心始專。

學問以先入爲主。故立志欲高。如文必秦漢。字必鍾王。詩必盛唐之類。骨氣已成。然後順流而下。自能成家。若入手便學近代。欲逆流而上。難矣。

官糧必早輸納。每歲所入。先除此一項。餘者乃以他用。

橫逆之來。正以徵平日涵養。若勃不可制。與不讀書人何異。

凡親友借用車馬器物。不可吝惜。然借者又須加意照管。勿令損壞。萬一損壞。急與修製完好。切勿朦朧送還。

語云。閒居耐俗漢。亦是無可奈何處。尋常親故往來。安得皆勝侶。以禮進退。勿蹈浮薄。

人言某負恩。某不義。氣正不平。則爲援引一二嘉事。以爲解曰。據伊平日所爲。尙在道理。今豈遂然耶。或出無心。或有何事正急。不暇簡點。或疾病醉

飽。喜怒失常。尋自悔矣。愬者雖怒。必少平。若因其愬我。我遂述於我亦曾。有負恩不義之事。則其人之過愈實。嫌隙遂成。誰使之歟。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其人生平必有惡而無善。故不知世間復有作善之人也。若夫造作傳會。以誣善良。鬼神必殛之。

盛怒極喜時。性情改常。遇有所行。須一商之。有識者。不然悔隨之矣。

說探頭話。往往結果不來。不如作後再說。

貌像不論好醜。終日讀書靜坐。便有一種道氣可親。卽一頓一笑。亦覺有致。若恣肆失學。行同市井。縱美如冠玉。但覺面目可憎耳。

僕輩搬弄是非。往往骨肉知交。致傷和氣。有嘗試者直吐之。使勿言。後不復來矣。

不孝不弟人。不可與爲友。少時一同學子。頗有才華。而門內無行。先君甚不

悅曰。彼至親且薄。况他人乎。未幾果爲所整。幾及於禍。可鑒也。

技藝中惟彈琴可理性情。兼一人閉戶。陶然已足。至圍碁陸博。必須兩人對局。勝者色矜。負者氣晦。本欲博歡。何苦反致忿忿。若夫佯負以媚尊顯。設筭以賺財利。則人品隨之矣。

人有晚節不終者。非是兩截。蓋本色纔露耳。故恭不誠。則爲大機械。和不誠。則爲真鄉愿。

儉雖美德。然太儉則慳。自度所處之地。如應享用十分。若只享用七八分。留不盡之意。以養福可也。慳吝太甚。自是田舍翁舉動鄙而愚矣。

經一番挫折。長一番識見。多一分享用。減一分志氣。

行天下而後知天下之大也。我不可以自恃。行天下而後知天下之小也。我亦不可以自餒。

小人固當遠。然亦不可顯爲讎敵。君子固當親。然亦不可曲爲附和。濫用者必苟得。揮金如土。而欲其一介不取。勢不能也。

尊先生之訓。必須守時王之法。我夫子殷人。而曰吾從周。生于周則然也。生今反古。固有明戒。

梨園一輩。蠹俗耗財。法所宜禁。然相沿既久。富貴家大事吉筵。以此爲重。亦難驟革。但萬萬不可自蓄蕩心敗德。壞閨門。誘子弟。得罪親友。其弊無窮。况目所見者。總此數人。總此數劇。豈不厭耶。

鄰有喪。家不可快飲高歌。對新喪人。不可劇譚大笑。

子弟僮僕有與人相爭者。只可自行戒飭。不可加怒別人。

恭而無禮。遇君子固所深惡。卽小人亦未嘗不非笑之。枉自卑諂耳。勸人息爭者君子也。激人起事者小人也。

三姑六婆。勿令入門。古人戒之嚴矣。蓋此輩或稱募化。或賣簪珥。或爲媒妁。或治疾病。專一傳播各家新聞。以悅婦女。暗中盜哄財物。尙是小事。常有誘爲不端。斃魅刀拐。種種非一。萬勿令得往來。至於娼妓出入臥房。尤爲不可。

凡人氣質各有偏處。自知其偏而矯制之。久則自然。所以宋儒以變化氣質爲學問急務也。

兄弟分居。是人生最不忍言之事。然亦多有勢不得不然者。如食指漸繁。人事漸廣。各有親戚交游。各人好尙不一。統于一人。恐難稱衆意。各行其志。又事無條理。况妯娌和睦者少。米鹽口語。易致參差。自度一家中。人人能學古人同居。固是美事。如其不然。反不如分爨爲妥。果能友愛。正不關此。勉強聯絡。久必乖戾。

神該敬。不該諂。諂則瀆。是大不敬矣。定爲正神所吐。

遇詭詐人。變幻百端。不可測度。吾一以至誠待之。彼術自窮。

巧人得福固多。得禍亦不少。拙者循理安分。似無大福。然亦不至有大禍。

處怨易。處恩難。怨只包含便了。受人之恩。何時報稱。是以君子不輕受恩也。作善豈非好事。然一有好名之心。卽招謗招禍之道也。

好便宜者。不可與共財。多狐疑者。不可與共事。

凡應人接物。胸中要有分曉。外面須存渾厚。

君子三戒。亦就大槩言之耳。若夫少而好得。鑽營必力。百行俱怠。老而好色。爲害益烈。醜態更多。看來好鬪之人甚少。卽有鬪者。非爲色卽爲得耳。大約多是爲得者。

言動文雅。須要自然。若過作身分。妄自矜莊。反不如本色家常。不招非笑。

有一善逢人賣弄。有一惡到處遮飾。此是良心不昧處。至于行事則反之何哉。

翻人書籍。塗人書案。折損人花木。皆極招厭之事。而私窺人笥篋中字跡。尤爲不可。

隱惡揚善。於他人且然。自己子弟。稍稍失歡。便逢人告訴。又加增飾。使子弟遂成不肖之名。於心忍乎。

僕婢初來宜嚴。若一縱則後必難管。

婦女臺前看戲。車轎雜于衆男子中。成何風俗。且優人科譚。無所不至。可令閨中女聞見耶。

凡慢神褻天之人。必有禍。非果天神怒。加之禍也。彼於天神且不敬。則無處不放恣可知。故有得禍之理。

人有輕于稱貸。雖重息亦欣然者。非流蕩不知事人。雖預存不償之心。斷斷勿予。

常有小病則慎疾。常親小勞則身健。恃壯者一病必危。過懶者久閒愈懦。閒中宜看醫書。遇有病人。從不敢立方製藥。亦能定衆說之是非。勝於茫然不知。付諸庸醫者矣。

人生不論貴賤。一日有一日合作之事。若飽食暖衣。無所事事。那得有好結果。

人品要兼文行。文人無行。固不足取。若村野農夫。儘有朴實者。遂謂之賢焉。可乎。夫子教弟子亦曰。則以學文。蓋以行爲本。而文亦不可少者。行一件好事。心中泰然。行一件歹事。衾影抱愧。卽此是天堂地獄。非望之福。禍必繼之。急當恐懼修省。多行善事。若一驕則不可救矣。

和睦勤儉者家必隆。乖戾驕奢者家必敗。此理如操券。斷斷不爽。且驗之甚速。

花木禽魚皆足以陶情適趣。宣滯節勞。若貪戀太甚。反多一累。花木擇土宜者。遠方異種。費財費力而易壞。無庸也。

賭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馬弔牌始於南中。漸延都下。窮日累夜。紛然若狂。問之皆云極有趣。吾第見廢時失事。勞精耗財。每一場畢。冒冒然目昏體憊。不知其趣安在也。

受諫是難事。每見朋友以過失相規者。當面唯唯。轉面卽向人曰。伊道我某事不是。伊不嘗亦作某事乎。不思此友面諍自是好意。我奈何背訐其過以相抵。且既知其所爲未當矣。我便宜取以爲鑒。反又效之何耶。

小語本藏家塾。諸長者見之以爲有益幼學。遂爲傳布。近蕭太翁又刻

諸閩中。或亦持身接物之道。不無小補歟。因加訂正。再付剞劂。人生晚節爲尤難。予是年五十有五。頭顱日老。德不加修。甚可愧也。是編朝夕自考。用佐警惕。庶幾晚年寡過云爾。豈敢自負知途。儼然曰幼學指南哉。康熙癸丑日長至涵光識。

荆園語錄 卷上

荆園語錄卷下

廣平申涵光和孟著

進語

繇博文而約禮。繇下學而上達。是孔門一定之階級。終身馳騫於語言文字。是爲口耳之學。固屬無用。若吐棄一切。返照觀心。古今安有如是躐等欲速之法。徒自欺以欺人耳。

主頓悟之說者。嘗舉欲仁仁至之語爲證。不知此第言仁心不泯耳。若實實爲仁。尙有無數階級在。如人一想京師。京師便在眼前。若實實到京。必須束裝策騎。早行夜宿。受許多辛苦而後至也。

君子與小人鬪。小人必勝。在君子惟有守正以俟命而已。固不可懼禍而誤入小人之黨。亦不可恃爲君子。而有與小人角勝之心。

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欲然若不足之心。

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

良知卽性善也。陽明終日言良知。却云無善無惡何故。

素行難欺妻子。心事占諸夢寐。

道不過子臣弟友。尋常日用。如布帛菽粟。一日離他不得。有一種言之可聽。

而無裨實用者。總無關於有無。故曰可離非道也。

今人言天理。未有不知其爲善者。性卽理也。性善又何疑。

魯齋生於金章宗大安元年。河北沒於金數代矣。後人過爲苛論何哉。

楊慈湖靜坐返觀。時時有得。象山鼓震窗櫺。豁然有悟。皆非虛言也。人常瞑

心靜坐。自然別有一段光景。然於應人接物。却無實際。在深山老衲。未爲

不可。我輩五倫百行。事事不同。一處疎略。便有錯悞。如此虛光景。何能得

力。

溫公云。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多而惡少者爲聖人。惡多而善少者爲愚人。善惡相半者爲中人。不學則善日消而惡日長。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此論以學爲主。立意甚善。但云聖人亦有惡則非也。聖人而有惡。何以云上智下愚不移乎。應云有善而無惡者聖人也。善多而惡少者賢人也。善惡相半者中人也。惡多而善少者愚人也。語方無弊。

魯齋云。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則決意爲之。不可因人言以前卻而易其守。此爲游移者誠也。然先須明理。見得是非確然而後可。若誤以爲是而槩拒人言。則是師心自用。未有不敗者。

士人服飾雖不可華美。然布衣草履。亦須潔淨整飭。張子韶頭上巾。敝以疏布。漬墨裏之。致墨汁流面。不太甚乎。若有意爲之益怪矣。伊川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子韶以時尙嚴刻。奏言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意則厚矣。而制未善也。若欲刑法平恕。第擇用長厚之人。自能平反無辜。刑無濫及。若拘以定數。必有故縱以趨時者。大非法之平也。

四書五經集註。頒諸學宮。世世遵守。如一代之令甲法律。雖有智者不敢亂也。人品學術。古今如朱子者幾人。竭一生之精力。經羣賢之參訂。始成此書。後之聖君賢相。又幾經參酌。而後用以式多士。乃人情厭舊。突爲新奇之說。鄙薄章句。視爲糟粕。甚且謂大學本無經傳格物。不必更補。即使其言果是。如國制何。生同文之世。守一王之法。奮其私智。變亂舊章。曰前者

皆非。至我而正。則人人駭之矣。

從古無不讀書之聖賢。自心學之說行。而六經可廢矣。從古無不讀書之詩人。自竟陵之派盛。而空腸寡腹者。人人壇坫自命矣。

陸子之學。以究竟爲入門。

終日抄藥方。而不能瘳一疾。終日寫路程。而不能行一步。徒知無益也。

答賀宣三書云。六經所以治心也。傳註所以明經也。相沿不察。習爲訓詁之學。於是六經真糟粕矣。陸子一番提醒。返本歸源。自不可少。但立論太高。未免躡等。在己可以爲學。而于人難以爲教。上達以該下學。知至而后物格。工夫倒用。使後學無所持循。夏峯先生兼聽并包。彌見其大而非有偏重。姚江之意。祭文中尙宜斟酌也。

我輩於釋子。第不溺其法足矣。使其人果醞靜可喜。猶勝於對俗士。而遂以

大顛之往還。爲昌黎晚年詬病。何其甚也。

屈原慟宗國之喪亂。義不苟生。此正善於處死者。而後儒每議其過當。豈以浮沉爲正議耶。

于心無愧。此就明理者言之耳。若理有不明。固有應愧。而不知愧者。不可謂心之所安。便無錯誤。

畢竟先知後行。至於純熟。乃能合一。

朱子病革前四日。尙改誠意章集註。其虛心好學。至死不倦。而陽明以集註或問。乃中年未定之說。豈未之考耶。

李延平教人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理學家奉爲不傳之祕。胡敬齋曰。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此說較有的據。

明哲保身。只是不使此身陷于不義。後人誤以偷生遠禍當之。遂爲長樂老。

借口。

學不可偏。偏則虛實皆有弊。偏實之弊。執而不化。其究膠固迂闊。偏虛之弊。蕩而失簡。其究恣睢放肆。惟實以立基。虛以啓悟。斯爲善學耳。

人道非一途。或以誠。或以靜。或以敬。或以窮理致知。皆學也。行之不息。久久皆能有得。所謂及其成功一也。如適長安者。齊魯秦晉不必一途。期于必至耳。若執己爲是。槩以人爲非。則隘而私矣。

近日夏峯先生之教。隨人指點。未嘗自立名目。未嘗聚徒開講。所以終身無僞學之禍。

良知卽四端。致良知。卽擴而充之。其說本孟子。最爲精確。但標爲名目。無事不歸于此。所以招世俗之議。

朱陸之辨。各以所見相質。正良友相成之誼。但氣漸盛。語漸尖。初意漸失。便

成水火。朱子曰。各尊所聞。行所知足矣。無望其相同。此言是也。

爲人所狎。與爲人所恨。皆已過也。

學者自然以朱子爲主。至于後來子靜一段議論。亦不可不知。若入手便學子靜。則茫無把柄矣。

學者最怕作怪。孔子一生平平常常。無一毫崖異。釣弋獵較。苟義理無害。不妨隨俗。邵子不服深衣。祭禮用楮錢。亦是此意。若故爲奇形怪狀。不近人情之事。以駭人耳目。非僻則奸。

人若少知自愛。豈有營營逐利。甘爲商賈之行。只心有所繫。便是欲。便當極力克治。不然。恐流弊無窮。

陸子好自贊。是一病。

子路大勇。在喜聞過。所謂自勝之謂勇也。

橫渠乃二程表叔。講易京邸。從者甚衆。及聞二程至。撤座輟講。曰。向所與諸君語者皆亂道。二程深明易理。吾不及也。虛心服善。卽此可觀所學。時遂以橫渠從學于二程。伊川力辨其妄。然受益處想亦不少。

趙大洲。夢二比邱牽衣求棲。遂生大洲。及弟蒙吉。此事卽真。亦不宜載諸傳誌。蓋浮屠家好尊其教。謂吾儒之賢且貴者。皆其徒再生耳。而儒家亦每引其事以爲重。何也。

朱語有近陸者。陽明擇出。以爲晚年定論。陸語亦有近朱者。但無人擇出耳。天地閉藏。亦爲來年生物之本。閉藏不深。則生意不盛。是霜雪亦所以生物也。故學成而不露。德立而自晦。經貧苦患難而不憂慮。乃大用之器。皆有以養之故耳。

學則樂。君子無處非學。故無處非樂。造次顛沛。貧富患難。皆學也。故曰。無入

而不自得焉。

楊慈湖王龍溪之學。竦動一時。不轉瞬而議者蜂起。許魯齋薛文清愈久而人愈服。學者可以知所從矣。

王三原之在明。猶宋之有溫公也。雖口不言學。而學者莫及焉。

陸學有擺脫敬字之意。不善持之。則流于無忌憚。

近世多呼迂闊者爲道學。道學而至迂闊。非善學者。本自可厭。關道學者詭詞若辨。反若可喜。然可厭者于人無害。而可喜者流弊無窮。此卽馬伏波刻鵠畫虎之說也。

程子解格物。謂一草一木須是察。此甚言處處留意耳。陽明幼時。格竹之理。至於病。亦形容一草一木之言爲過也。程子又曰。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此爲格物正論。而

讀書明理尤爲要。

孝經不以命題。故世人鮮有讀者。因思五經四書。若非考試命題之故。束諸高閣矣。今雖自幼讀之。總爲名利之階。其返諸身心者。曠世而不遇焉。教化不明。變理義爲名利。可慨也夫。

求放心。只是敬。

孟子開卷。便極言好利之弊。已知此一事。乃千古病源。與仁義是正對頭。此關不破。雖終日言仁義。總無實用。况置仁義於不講乎。

朱子云。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個是處。又云。義理天下之公。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精究之。以歸于是。觀此則與陸子辨論本無成心。至云去短集長。不隨一邊。則未嘗不以己有所短。人有所長。折衷兩家。以求一是也。若陸子所論。則自是爲多耳。

朱子祭陸子靜文序始異終合之故甚詳。服其降心以從善而別紀云。聞子靜卒歎云。可惜死一告子。何其相左也。

誅少正卯事。朱子疑爲齊魯陋儒所作。總之經傳所不載。如家語之類亦不可盡信也。

正人用則風俗正文體亦自正矣。今之譚治術者。動曰正文體。非探本之論也。

集註未定之先。宋人取士以註疏爲主。而旁及諸家。如易則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拭、薛季宣、呂祖謙。詩則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紛紛之說。安所適從。酌羣言而定一。是集註之功。真在萬世也。

子路喜聞過。固是喜其得聞而改。亦是喜有直諫之友。又喜人敢以過告。必已平日未嘗拒諫飾非故也。今試默自簡點。終日所行。那得無過。然不聞逆耳之言。過在友歟。抑已不能受言耶。真難以一朝安矣。

士君子所至。使人人因我而樂。勿使人人因我而不樂。因我而樂。則視我如景星慶雲。因我而不樂。則視我如疾風苦雨。

五穀人人用之。終身不厭。以其味得中也。若味之稍奇者。此一人好之。彼一人未必好。一時雖好之。久亦必厭矣。道理正如五穀。不中者必不庸也。

古不聞有避年號者。而姚元之因避開元。改名崇。明道乃宋仁宗年號。而當時竟以稱程子。俱不可解。按袁紹字本初。梁師亮字永徽。皆以本朝年號爲字。古人不拘如此。

論性是學問大源頭。然用工夫却是逆溯之法。候到者自明。辨之太早。無益。

實事。故夫子之言。不可得而聞也。

憎我者禍。讎我者死。皆當生悲憫心。有一毫慶幸之意。便於心術有傷。觀心廣體胖。及晬面盎背語。知養生乃學問之餘事。破得利事。方能入門。破得驕字。方能深造。

縱然惡積。終身一悔。便是回頭。莫謂功成九仞。一驕便可墮地。

耕問奴。織問婢。但擇能耕織之奴婢。付之委任。而責成功。不必條分縷晰。一爲之告誡。曰如何耕。如何織也。朝廷之用人亦如是。

張果中致書夏峯。謂先生不宜時時與士大夫相見。其說甚正。然而惟先生無妨也。先生道統在身。以教爲任。雖冠蓋踵接于門。而澄之不清。搖之不清。濁愈見其大耳。愚嘗謂先生如滄海。無所不包涵。我輩學人。第如池魚盆草。若一清徹底。尙可把玩。稍雜泥滓。便難位置。蓋教之與學。相去遠也。

聖學天。天地自然之理。日在目前。但人不潛心耳。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正是明明指人以學天。若此處略過。雖終日諄諄訓戒。亦自不悟。欲無言者所以深于教也。

易卜筮之書也。有疑則占。乃占此一事之理應如何耳。占是非。非占吉凶。而吉凶卽在是非之中也。

橫渠拈一禮字爲教。極爲穩當。禮者兼內外而言。卽孔子之不踰矩也。彼徒言心學者。其流弊至於畸言詭行。以駭世俗。禮教蕩然。豈小失哉。

楊慈湖其言狂肆而不知所定。且極詆程子爲未明道。謂洗心正心。非孔子之言。存心存神。孟子乃誤認。此皆心學流弊之言也。而後人公然列之理學何哉。

一國有一國元氣。一家有一家元氣。一身有一身元氣。元氣者生氣也。能養

生氣則日趨于盛矣。

無事作有事時警惕。有事如無事時鎮定。夏峯云。無事不可生事。有事不可怕事。至言也。

陽明云。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樂以忘憂。聖人之道如此。恐不必云得不得也。夏峯云。聖人原無不得之時。愚按周公。其有不合者。正是聖人之不得。幸而得之。方是聖人之得。似不必諱言不得也。

君子終身是樂。雖貧賤患難時。中有自得。畢竟憂他不倒。小人終身是憂。縱富貴已極後。患得患失。究竟樂亦非真。

程子見人有訾議先輩者。輒叱曰。且學他長處。此真長者之言。然辨論是非。與吹毛索瘢者。心術迥自不同。古人瑕瑜。本不相掩。我雖素所服膺。豈可曲爲附和。反復辯論。期當于理。若有意定將古人說壞。則刻矣。

陽明云。聖人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然學者須要有明的工夫。此論本末完全。今之學者。但致詳於所謂工夫。而一旦豁然即明也。照物之能。俟其自至而已。

好名者只是勉強暫時。久之必然敗露。只能粉飾外面。背地便不及持。故先輩謂與好利者相去不遠。蓋沽名亦以爲利也。

求靜是初學收心之法。若只在靜上用功。久之習成驕惰。遇事便不可耐。孟子四十不動心。正是從人情物理是非毀譽中磨鍊出來。到得無動非靜。乃真靜矣。

顏子簞食瓢飲。子路衣敝緼袍。聖門皆爲學問之驗。故取安飽無求。而惡夫惡衣惡食爲恥。看得衣食二項。原非小事。世人營營終日。大概爲此。若此處澹得去。纔可一心向道。

語云。改過貴勇。既知有過。便當斬鋼截鐵。翻然改圖。尙恐過根潛伏。見獵心善。陸子答傅子淵。過則速改之語。以爲微傷輕易。當慮其未能速改耳。非謂改過之忌速也。

縱是道成德立。小人終不可近。若自謂把柄在我。不妨兼舉並包。必暗受其損而不覺。

古人云。擇禍莫若輕。愚謂擇福亦莫若輕。功名富貴無一件是我應得。故官甯居卑。財勿苟得。稍有遭際。常覺踰分不安。若已得視爲固然。未得者日夕懸望。事事必欲勝人。則鑽營謀算。終身無息肩之日。而造物所忌。禍敗隨之矣。

一部律。是四書五經註解。

師道不立。最是末世之患。春秋若無孔子。三千弟子其能自立者幾人哉。道

之不明。前代容有異端駁雜。今并無此患。天下聰明才智之士。都被聲色貨利誘去。間有口中說道理者。究其心事。依舊在聲色貨利上。所以此道全然高閣。教化不興。真不知所底止。

人遇逆境。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固是見識超卓。然君子用以力學。借困衡爲砥礪。不但順受而已。

創業垂統爲其可繼。後世子孫賢不肖難。以預必。能繼與不能繼。是有命焉。君子行事。只斤斤在道理中。盡其在我而已。卽不必念及子孫。亦應如此。乃身無貽謀之善。而責望後人。或預爲意外之防。而多方設備。何其愚也。治家之道。正身率下。威嚴爲主。易云。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言家長嚴正。則卑幼守法。凜然如治一國。嘻嘻終吝。不必有甚大惡。只一家嘻嘻。便是必敗之道。試想嘻嘻二字。是何規矩。是何氣象。

秦觀、李薦、皆風流文士。當時所謂吳門四君子中二人也。朱子斥其浮誕佻輕。士類不齒。蓋亦憎蘇氏而波及之。然少年才雋之士。早當納諸繩墨。若風流自喜。其不陷于浮薄者寡矣。

智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愚。是以財遺子孫者。皆所以害之也。嗚呼。自古及今。知之者幾人哉。

爲善得福。爲惡得禍。非鬼神因其善惡而報之以禍福。蓋善者日趨于福之事。惡者日趨于禍之事。皆理所自致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伊尹不遇成湯。終身莘野。孔明不遇昭烈。終身南陽。彼亟亟求自表見者。其事業概可知矣。

知仁勇皆從敬出。大概君子方嚴處多。至圓融變化是德之成也。起處便學圓融不得。

經書所載。皆古人親身經歷之事。留示後人。如前人行過底路程。向人一一指點。免得東求西問。若一概不省。任意自行。未有不錯者。縱使尋着正路。亦大費力。

凡事惟適中者可久。

好學則老而不衰。可免好得之患。

學而不思則罔。章句之弊也。思而不學則殆。心學之弊也。知此則朱陸門人無事相譏矣。

吳草廬云。三十前好用工。此追悔少年虛度之言。凡人道念多在中年以後。然而筋力漸衰。不及少年之果銳。故立志不可不早。非謂暮年可寬也。

士大夫講學。只是隨事省察。隨人指點。若自標門戶。自立黨羽。附之者愈多。則嫉之者益甚。姚江之謗。至于掩功。東林復社之禍。與國俱盡。嗚呼。豈盡

小人之過哉。

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驚名者毀至。

纔有過舉。禍患隨至。是天愛之也。若縱其所爲。如無天道然者。後來爲禍必烈。故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古來大儒皆簡易率真。凡好爲崖岸者。學未至也。

古人一長足錄。遂可不朽。試觀柴愚參魯。師辟由嘑。何嘗不是聖門高弟。瑕瑜不掩。愈見其真。今之爲誌傳者。必備極美好。人并其真者疑之矣。

怒時光景難看。一發遂不可制。旣過思之。殊亦不必。故制怒者。當涵養于未怒之先。

七情唯怒難制。惟慾最深。理明則無此弊。

同藝相妬。百工皆然。以士大夫爲尤甚。名將成。有物敗之。亦天道然也。士君

子所可恃者。惟自處于無過耳。

經爲經。史爲緯。經如醫論。史如醫案。論以明病之源。案以驗藥之效。儒者必貫串經史。方爲有用之學。其餘他書皆緩也。

論語古今至文也。多不過數語。少或數字。而蘊義無窮。當時必出自孔聖手筆。而門人哀集成書者。非他人可代也。

責人者。必自恕。

只常常看得自己。有不是處。學問便有進無退。

顏子陋巷之樂。從四勿來。

顏子在聖門。最爲天資高邁。然觀所記。無伐善。無施勞。不遷怒。不貳過。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諸語。一味下學。攻苦。并無一毫凌駕涉略之意。則後之爲學可知矣。

昔人有仕而林居者。其一閉戶不與外事。其一邑中利害必爭焉。孰是。曰皆是也。閉戶者介。爭利害者公。各成其志焉。若夫公事緘口。私事攘臂。則無爲貴士大夫矣。

處難事如理亂絲。耐心緩圖。自有入路。急則愈結。所傷必多。

皇甫謐高士傳。大槩是貧而能樂者。故世無持籌之高士。無逐羶之高士。無攢眉蹙額之高士。人亦可以自考矣。

有刻寒山拾得問答一條。曰。有人欺我害我。當何以待之。曰。只是忍他讓他。多過幾年看他。愚謂末語有幸其災禍意。非有道之言。君子于小人。悲憫之而已。俟其久而自報。是假手于鬼神也。君子豈其然。老來益當奮志。志爲氣之帥。有志則氣不衰。故不覺其老。

凡奕碁與勝己者對。則日進。與不如己者對。則日退。取友之道亦然。

呂仲水楠。學行篤實。師道尊嚴。如久任以祭酒。成就人才必多。故祭酒一官。不徒以多才能文章者爲之。

顧端文憲成。講學東林。因李道甫三才事。致書都下。風波大起。尙是文人名士舉動。林居者以默爲正。

孔廟從祀以德。則不勝祀。徒以著述。則馬融揚雄有汗顏矣。必也德而有功於經學如程朱焉。不然甯慎也。

荆園語錄 卷下

菜

相

談

菜根譚

洪應明著

修省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

一念錯。便覺百行皆非。防之當如渡海浮囊。勿容一針之罅漏。萬善全。始得一生無愧。修之當如凌雲寶樹。須假衆木以撐持。

忙處事爲。常向閒中先檢點。過舉自稀。動時念想。預從靜裏密操持。非心自息。

爲善。而欲自高勝人。施恩。而欲要名結好。修業。而欲驚世駭俗。植節。而欲標異見奇。此皆是善念中戈矛。理路上荆棘。最易夾帶。最難拔除者也。須是滌

盡渣滓。斬絕萌芽。纔見本來真體。

能輕富貴。不能輕一輕富貴之心。能重名義。又復重一重名義之念。是事境之塵氛未掃。而心境之芥蒂未忘。此處拔除不淨。恐石去而草復生矣。

紛擾固溺志之場。而枯寂亦槁心之地。故學者常棲心玄默。以寧吾真體。亦當適志恬愉。以養吾圓機。

昨日之非不可留。留之則根燼復萌。而塵情終累乎理趣。今日之是不可執。執之則渣滓未化。而理趣反轉爲欲根。

無事。便思有閑雜念想否。有事。便思有龔浮意氣否。得意。便思有驕矜辭色否。失意。便思有怨望情懷否。時時檢點。到得從多入少。從有入無處。纔是學問的真消息。

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纔有萬變不窮之妙用。

立業建功。事事要從實地著脚。若少慕聲聞。便成僞果。講道修德。念念要從虛處立基。若稍計功效。便落塵情。

身不宜忙。而忙於閒暇之時。亦可做惕惰氣。心不可放。而放於收攝之後。亦可鼓暢天機。

鐘鼓體虛。爲聲聞而招擊撞。麀鹿性逸。因豢養而受羈縻。可見名爲招禍之本。欲乃散志之媒。學者不可不力爲掃除也。

一念常惺。纔避去神弓鬼矢。纖塵不染。方解開地網天羅。

一點不忍的念頭。是生民生物之根芽。一段不爲的氣節。是撐天撐地之柱石。故君子於一蟲一蟻。不忍傷殘。一縷一絲。勿容貪冒。便可爲民物立命。天地立心矣。

撥開世上塵氛。胸中自無火炎冰競。消却心中鄙吝。眼前時有月到風來。

學者動靜殊操。喧寂異趣。還是煅煉未熟。心神混淆故耳。須是操存涵養。定雲止水中。有鳶飛魚躍的景象。風狂雨驟處。有波恬浪靜的風光。纔見處一化齊之妙。

心是一顆明珠。以物欲障蔽之。猶明珠而混以泥沙。其洗滌猶易。以情識襯貼之。猶明珠而飾以銀黃。其滌除最難。故學者不患垢病。而患潔病之難治。不畏事障。而畏理障之難除。

軀殼的我。要看得破。則萬有皆空。而其心常虛。虛則義理來居。性命的我。要認得真。則萬理皆備。而其心常實。實則物欲不入。

面上掃開十層甲。眉目纔無可憎。胸中滌去數斗塵。語言方覺有味。完得心上之本來。方可言了心。盡得世間之常道。纔堪論出世。

我果爲洪爐大冶。何患頑金鈍鐵之不可陶鎔。我果爲巨海長江。何患橫流

污瀆之不能容納。

白日欺人。難逃清夜之愧赧。紅顏失志。空貽皓首之悲傷。

以積貨財之心積學問。以求功名之念求道德。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以保爵位之策保國家。出此入彼。念慮只差毫末。而超凡入聖。人品且判星淵矣。人胡不猛然轉念哉。

立百福之基。只在一念慈祥。開萬善之門。無如寸心挹損。

塞得物欲之路。纔堪關道義之門。弛得俗之塵肩。方可挑聖賢之擔。融得性情上偏私。便是一大學問。消得家庭內嫌隙。便是一大經綸。

功夫自難處做去者。如逆風鼓棹。纔是一段真精神。學問自苦中得來者。似披沙獲金。纔是一箇真消息。

執拗者福輕。而圓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壽殀。而寬厚之士。其年必長。故

君子不言命。養性卽所以立命。亦不言天。盡人自可以回天。

才智英敏者。宜以問學攝其躁。氣節激昂者。當以德性融其偏。

雲煙影裏現真身。始悟形骸爲桎梏。禽鳥聲中聞自性。方知情識是戈矛。

人欲從初起處剪除。便似新芻遽斬。其工夫極易。天理自乍明時充拓。便如塵鏡復磨。其光彩更新。

一勺水。便具四海水味。世法不必盡嘗。千江月。總是一輪月光。心珠宜當獨朗。

得意處。論地談天。俱是水底撈月。拂意時。吞冰嚙雪。纔爲火內栽蓮。

事理因人言而悟者。有悟還有迷。總不如自悟之了了。意興從外境而得者。有得還有失。總不如自得之休休。

情之同處卽爲性。舍情。則性不可見。欲之公處卽爲理。舍欲。則理不可明。故

君子不能滅情。惟事平情而已。不能絕欲。惟期寡慾而已。欲遇變而無倉忙。須向常時念念守得定。欲臨死而無貪戀。須生時事事看得輕。

一念過差。足喪生平之善。終身檢飭。難蓋一事之愆。從五更枕席上參勘心體。氣未動。情未萌。纔見本來面目。向三時飲食中諳練世味。濃不欣。淡不厭。方爲切實工夫。

應酬

操存要有真宰。無真宰。則遇事便倒。何以植頂天立地之砥柱。應用要有圓機。無圓機。則觸物有礙。何以成旋乾轉坤之經綸。士君子之涉世。於人不可輕爲喜怒。喜怒輕。則心腹肝膽皆爲人所窺。於物不可重爲愛憎。愛憎重。則意氣精神悉爲物所制。

倚高才而玩世。背後須防射影之蟲。飾厚貌以欺人。面前恐有照膽之鏡。心體澄徹。常在明鏡止水之中。則天下自無可厭之事。意氣和平。常在麗日光風之內。則天下自無可惡之人。

當是非邪正之交。不可少遷就。少遷就。則失從違之正。值利害得失之會。不可太分明。太分明。則起趨避之私。

蒼蠅附驥。捷則捷矣。難辭處後之羞。薦蘿依松。高則高矣。未免仰攀之恥。所以君子寧以風霜自挾。毋爲魚鳥親人。

好醜心太明。則物不契。賢愚心太明。則人不親。士君子須是內精明而外渾厚。使好醜兩得其平。賢愚共受其益。纔是生成的德量。

伺察以爲明者。常因明而生暗。故君子以恬養智。奮迅以爲速者。多因速而致遲。故君子以重持輕。

士君子濟人物。宜居其實。不宜居其名。居其名。則德損。士大夫憂國爲民。當有其心。不當有其語。有其語。則毀來。

遇大事矜持者。小事必縱弛。處明庭檢飾者。暗室必放逸。君子則是一個念頭持到底。自然臨小事。如臨大敵。坐密室。若坐通衢。

使人有面前之譽。不若使其無背後之毀。使人有乍交之歡。不若使其無久處之厭。

善啓迪人心者。當因其所明。而漸通之。毋強開其所閉。善移易風化者。當因其所易。而漸反之。毋輕矯其所難。

彩筆描空。筆不落色。而空亦不受染。利刀割水。刀不損鏗。而水亦不留痕。得此意。以持身涉世。感與應俱適。心與境兩忘矣。

己之情欲不可縱。當用逆之之法以制之。其道只在一忍字。人之情欲不可

拂。當用順之之法以調之。其道只在一恕字。今人皆恕以適己。而忍以制人。毋乃不可乎。

好察非明。能察不能察。之謂明。必勝非勇。能勝不能勝。之謂勇。

隨時之內。善救時。若和風之消酷暑。混俗之中。能脫俗。似淡月之映輕雲。

思入世而有爲者。須先領得世外風光。否則無以脫垢濁之塵緣。思出世而無染者。須先諳盡世中滋味。否則無以持空寂之苦趣。

與人者。與其易疎于終。不若難親于始。御事者。與其巧持于後。不若拙守於前。

酷烈之禍。多起於玩忽之人。盛滿之功。常敗於細微之事。故語云。人人道好。須防一人著惱。事事有功。須防一事不終。

功名富貴。直從滅處觀究竟。則貪戀自輕。橫逆困窮。直從起處究由來。則怨

尤自息。

宇宙內事。要力擔當。又要善擺脫。不擔當。則無經世之事業。不擺脫。則無出世之襟期。

待人。而留有餘不盡之恩禮。則可以維繫無厭之人心。御事。而留有餘不盡之才智。則可以提防不測之事變。

了心自了事。猶根拔而草不生。逃世不逃名。似羶存而蚋仍集。

仇邊之弩易避。而恩裏之戈難防。苦時之坎易逃。而樂處之阱難脫。

羶穢。則蠅蚋叢嘬。芳馨。則蜂蝶交侵。故君子不作垢業。亦不立芳名。只是元氣渾然。圭角不露。便是持身涉世。一安樂窩也。

從靜中觀物動。向閒處看人忙。纔得超塵脫俗的趣味。遇忙處會偷閒。處鬧中能取靜。便是安身立命的工夫。

邀千百人之歡。不如釋一人之怨。希千百事之榮。不如免一事之醜。落落者、難合、亦難分。欣欣者、易親、亦易散。是以君子甯以剛方見憚。毋以媚悅取容。

意氣與天下相期。如春風之鼓暢。庶類不宜存半點隔闕之形。肝胆與天下相照。似秋月之洞徹。羣品不可作一毫曖昧之狀。

仕途雖赫奕。常思林下的風味。則權勢之念自輕。世途雖紛華。常思泉下的光景。則利欲之心自淡。

鴻未至、先援弓。兔已亡、再呼犬。總非當機作用。風息時、休起浪。岸到處、便離船。纔是了手的工夫。

從熱鬧場中。出幾句清冷言語。便掃除無限殺機。向寒微路上。用一點赤熱心腸。自培植許多生意。

隨緣。便是遺緣。似舞蝶與飛花共適。順事。自然無事。若滿月偕盂水同圓。淡泊之守。須從濃豔場中試來。鎮定之操。還向紛紜境上勘過。不然操持未定。應用未圓。恐一臨機登壇。而上品禪師。又成一下品俗士矣。廉所以戒貪。我果不貪。又何必標一廉名。以來貪夫之側目。讓所以戒爭。我果不爭。又何必立一讓字。以致暴客之彎弓。

無事。常如有事時提防。纔可以彌意外之變。有事。常如無事時鎮定。方可以消局中之危。

處世。而欲人感恩。便爲斂怨之道。遇事。而爲人除害。卽是導利之機。持身如泰山九鼎凝然不動。則愆尤自少。應事若流水落花悠然而逝。則趣味常多。

君子嚴如介石。而畏其難親。鮮不以明珠爲怪物。而起按劍之心。小人滑如

脂膏。而喜其易合。鮮不以毒螫爲甘飴。而縱染指之欲。

遇事。只一味鎮定從容。縱紛若亂絲。終當就緒。待人無半毫矯僞欺隱。雖狡如山鬼。亦自獻誠。

肝腸煦若春風。雖囊乏一文。還憐煢獨。氣骨清如秋水。縱家徒四壁。終傲王公。

討了人事的便宜。必受天道的虧。貪了世味的滋益。必招性分的損。涉世者。宜審擇之。慎毋貪黃雀。而墜深井。舍隋珠。而彈飛禽也。

費千金而結納賢豪。孰若傾半瓢之粟。以濟飢餓之人。搆千楹而招來賓客。孰若葺數椽之茅。以庇孤寒之士。

解鬥者。助之以威。則怒氣自平。懲貪者。濟之以欲。則利心反淡。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亦救時應變一權宜法也。

市恩不如報德之爲厚。雪忿不如忍恥之爲高。要譽不如逃名之爲適。矯情不如直節之爲真。

救旣敗之事者。如馭臨崖之馬。休輕策一鞭。圖垂成之功者。如挽上灘之舟。莫少停一棹。

先達笑彈冠。休向侯門輕曳裾。相知獨按劍。莫從世路暗投珠。

楊修之軀。見殺於曹操。以露己之長也。韋誕之墓。見伐於鍾繇。以秘己之美也。故哲士多匿采以韜光。至人常遜美而公善。

少年的人。不患其不奮迅。常患以奮迅而成鹵莽。故當抑其躁心。老成的人。不患其不持重。常患以持重而成退縮。故當振其惰氣。

望重縉紳。怎似寒微之頌德。朋來海宇。何如骨肉之孚心。

舌存常見齒亡。剛強終不勝柔弱。戶朽未聞樞蠹。偏執豈能及圓融。

評議

物莫大於天地日月。而子美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事莫大於揖遜征誅。而康節云。唐虞揖遜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人能以此胸襟眼界吞吐六合上下千古事。來如漚生大海。事去如影滅長空。自經綸萬變。而不動一塵矣。

君子好名。便起欺人之念。小人好名。獨懷畏人之心。故人而皆好名。則開詐善之門。使人而不好名。則絕爲善之路。此譏好名者。當審責夫君子。不當過求於小人也。

大惡多從柔處伏。哲士須防綿裏之針。深仇常自愛中來。達人宜遠刀頭之蜜。

持身涉世。不可隨境而遷。須是大火流金。而清風穆然。嚴霜殺物。而和氣藹

然陰霾翳空。而慧日朗然。洪濤倒海。而砥柱屹然。方是宇宙內的真人品。愛是萬緣之根。當知割捨。識是衆欲之本。要力掃除。作人要脫俗。不可存一矯俗之心。應事要隨時。不可起一趨時之念。

甯有求全之毀。不可有過情之譽。甯有无妄之災。不可有非分之福。

毀人者不美。而受人毀者。遭一番訕謗。便加一番修省。可以釋回而增美。欺人者非福。而受人欺者。遇一番橫逆。便長一番器宇。可以轉禍而爲福。

夢裏懸金佩玉。事事逼真。睡去雖真。覺後假。閒中演偈談元。言言酷似。說來雖是。用時非。

天欲禍人。必先以微福驕之。所以福來。不必喜。要看他會受。天欲福人。必先以微禍傲之。所以禍來。不必憂。要看他會救。

榮與辱共蒂。厭辱何須求榮。生與死同根。貪生不必畏死。

作人，只是一味率真。蹤跡雖隱，還顯存心。若有半毫未淨，事爲雖公，亦私。鷄占一枝，反笑鵬心奢侈。兔營三窟，轉嗤鶴壘高危。智小者，不可以謀大。趣卑者，不可與談高。信然矣。

貧賤驕人。雖涉虛橋，還有幾分俠氣。英雄欺世，縱似揮霍，全沒半點真心。糟糠不爲蔬肥，何事偏貪鉤下餌。錦綺豈因犧貴，誰人能解籠中囚。琴書詩畫，達士以之養性靈。而庸夫徒賞其跡像。山川雲物，高人以之助學識。而俗子徒玩其光華。可見事物無定品。隨人識見以爲高下。故讀書窮理，要以識趣爲先。

美女不尙鉛華，似疎梅之映淡月。禪師不落空寂，若碧沼之吐青蓮。廉官多無後，以其太清也。癡人每多福，以其近厚也。故君子雖重廉介，不可無含垢納污之雅量。雖戒癡頑，亦不必有察淵洗垢之精明。

密則神氣拘逼。疎則天真爛熳。此豈獨詩文之工拙。從此分哉。吾見周密之人。純用機巧。疎狂之士。獨任性真。人心之生死。亦於此判也。

翠篠傲嚴霜。節縱孤高。無傷冲雅。紅蕖媚秋水。色雖豔麗。何損清修。

貧賤所難。不難在砥節。而難在用情。富貴所難。不難在推恩。而難在好禮。簪纓之士。常不及孤寒之子。可以抗節致忠。廟堂之士。常不及山野之夫。可以料事燭理。何也。彼以濃豔損志。此以淡泊全真也。

榮寵傍邊。辱等待。不必揚揚。困窮背後。福跟隨。何須戚戚。

古人閒適處。今人却忙過了一生。古人實受處。今人又虛度了一世。總是就空逐妄。看個色身不破。認個法身不真耳。

芝草無根。醴無源。志士當勇奮翼。彩雲易散。琉璃脆。達人當早回頭。

少壯者。當事事用意。而意反輕。徒汎汎作水中鳧而已。何以振雲霄之翮。衰

老者、事事宜忘情、而情反重。徒碌碌爲轅下駒而已。何以脫韁鎖之身。

帆只揚五分、船便安。水只注五分、器便穩。如韓信、以勇略震主、被擒。陸機以才名冠世、見殺。霍光敗於權勢逼君。石崇死於財賦敵國。皆以十分取敗者也。康節云。飲酒莫教成酩酊。看花慎勿至離披。旨哉言乎。

附勢者、如寄生依木。木伐而寄生亦枯。竊利者、如蠶蚶盜人。人死而蠶蚶亦滅。始以勢利害人。終以勢利自弊。勢利之爲害也。如是夫。

失血於杯中。堪笑猩猩之嗜酒。爲巢於幕上。可憐燕燕之偷安。

鶴立鷄羣。可謂超然無侶矣。然進而觀於大海之鵬。則渺然自小。又進而求之九霄之鳳。則巍乎莫及。所以至人。常若無若虛。而盛德多不矜不伐也。

貪心勝者。逐獸而不見泰山在前。彈雀而不知深井在後。疑心勝者。見弓影而警杯中。之蛇。聽人言。而信市上之虎。人心一偏。遂視有爲無。造無作有。如

此心可妄動乎哉。

蛾撲火、火焦蛾。莫謂禍生無本。果種花、花結果。須知福至有因。

車爭險道。馬騁先鞭。到敗處。未免噬臍。粟喜堆山。金誇過斗。臨行時。還是空手。

花逞春光。一番雨。一番風。催歸塵土。竹堅雅操。幾朝霜。幾朝雪。傲就琅玕。

富貴是無情之物。看得他重。他害你越大。貧賤是耐久之交。處得他好。他益你反深。故貪商於而戀金谷者。竟被一時之顯戮。樂簞瓢而甘敝緼者。終享千載之令名。

鷓惡銜而高飛。不知斂翼而鈴自息。人惡影而疾走。不知處陰而影自滅。故愚夫徒疾走高飛。而平地反爲苦海。達士知處陰斂翼。而巉巖亦是坦途。秋蟲春鳥。共暢天機。何必浪生悲喜。老樹新花。同含生意。胡爲妄別媿妍。

多栽桃李少栽荆，便是開條福路。不積詩書偏積貨，還如築箇禍基。

萬境一轍，原無地著個窮通。萬物一體，原無處分個彼我。世人迷真逐妄，乃向坦途上，自設一坵坎。從空洞中，自築一藩籬。良足慨哉。大聰明的人，小事必朦朧。大懵懂的人，小事必伺察。蓋伺察，乃懵懂之根。而朦朧，正聰明之窟也。

大烈鴻猷，常出悠閒鎮定之士。不必忙忙。休徵景福，多集寬洪長厚之家。何須瑣瑣。

貧士肯濟人，纔是性天中惠澤。鬧場能學道，方爲心地上工夫。

人生只爲欲字所累。便如馬如牛，聽人羈絡。爲鷹爲犬，任物鞭笞。若果一念清明，淡然無欲。天地也不能轉動我。鬼神也不能役使我。况一切區區事物乎。

貪得者、身富而心貧。知足者、身貧而心富。居高者、形逸而神勞。處下者、形勞而神逸。孰得孰失。孰幻孰真。達人當自辯之。

衆人以順境爲樂。而君子樂自逆境中來。衆人以拂意爲憂。而君子憂從快意處起。蓋衆人憂樂以情。而君子憂樂以理也。

謝豹覆面。猶知自愧。唐鼠易腸。猶知自悔。蓋悔愧二字。乃吾人去惡遷善之門。起死回生之路也。人生若無此念頭。便是既死之寒灰。已枯之槁木矣。何處討些生理。

異寶奇琛。俱是必爭之器。瑰節琦行。多冒不祥之名。總不若尋常歷履。易簡行藏。可以完天地渾噩之真。享民物和平之福。

福善不在杳冥。卽在食息起居處。膈其衷。禍淫不在幽渺。卽在動靜語默間。奪其魄。可見人之精爽。常通於天。天之威命。卽寓於人。天人豈相遠哉。

閑適

晝閑人寂。聽數聲鳥語悠揚。不覺耳根盡徹。夜靜天高。看一片雲光舒卷。頓令眼界俱空。

世事如棋局。不着的。纔是高手。人生似瓦盆。打破了。方見真空。

龍可豢。非真龍。虎可搏。非真虎。故爵祿。可餌榮進之輩。必不可籠。淡然無欲之人。鼎鑊。可及。寵利之流。必不可加。飄然遠引之士。

一場閑富貴。狠狠爭來。雖得還是失。百歲好光陰。忙忙過了。縱壽亦爲殀。

高車嫌地僻。不如魚鳥解親人。駟馬喜門高。怎似鶯花能避俗。

紅燭燒殘。萬念自然灰冷。黃梁夢破。一身亦似雲浮。

千載奇逢。無如好書良友。一生清福。只在椀茗爐煙。

蓬茅下誦詩讀書。日日與聖賢晤語。誰云貧是病。樽罍邊慕天席地。時時共

造化氤氲。孰謂醉非禪。

興來醉倒落花前。天地卽爲衾枕。機息坐忘磐石上。古今盡屬蜉蝣。

昂藏老鶴。雖饑飲啄猶閒。肯同鷄鶩之營營。而競食。偃蹇寒松。縱老丰標自在。豈似桃李之灼灼。而爭妍。吾人適志於花柳爛熳之時。得趣於笙歌騰沸之處。乃是造化之幻境。人心之蕩念也。須從木落草枯之後。向聲希味淡之中。覓得一些消息。纔是乾坤的橐籥。人物的根宗。

靜處觀人事。卽伊呂之勳庸。夷齊之節義。無非大海浮漚。閒中玩物情。雖木石之偏枯。鹿豕之頑蠢。總是吾性真如。

花開花謝春不管。拂意事。休對人言。水煖水寒魚自知。會心處。還期獨賞。閑觀撲紙蠅。笑癡人自生障礙。靜觀競巢鵲。嘆傑士空逞英雄。

看破有盡身軀。萬境之塵緣自息。悟入無壞境界。一輪之心月獨明。

土床石枕冷家風。擁衾時夢魂亦爽。麥飯豆羹淡滋味。放著處齒頰猶香。談紛華而厭者。或見紛華而喜。語淡泊而欣者。或處淡泊而厭。須掃除濃淡之見。滅却欣厭之情。纔可以忘紛華而甘淡泊也。

鳥驚心。花濺淚。懷此熱肝腸。如何領取得冷風月。山寫照。水傳神。識吾真面目。方可擺脫得幻乾坤。

富貴的一世寵榮。到死時反增了一個戀字。如負重擔。貧賤的一世清苦。到死時反脫了一個厭字。如釋重枷。人誠想念到此。當急回貪戀之首。而猛舒愁苦之眉矣。

人之有生也。如太倉之粒米。如灼目之電光。如懸崖之朽木。如逝海之巨波。知此者。如何不悲。如何不樂。如何看他不破。而懷貪生之慮。如何看他重。而貽虛生之羞。

鷓蚌相持。兔犬共斃。冷觀來。令人猛氣全消。鷗鳧共浴。鹿豕同眠。閒觀去。使我機心頓息。

迷則樂境成苦海。如水凝爲冰。悟則苦海爲樂境。猶冰渙作水。可見苦樂無二境。迷悟非兩心。只在一轉念間耳。

遍閱人情。始識疎狂之足貴。備嘗世味。方知淡泊之爲真。地闊天高。尙覺鵬程之窄小。雲深松老。方知鶴夢之悠閒。

兩個空拳。握古今。握住了。還當放手。一條竹杖。擔風月。擔到時。也要息肩。塔下幾點飛翠。落紅收拾來。無非詩料。窗前一片浮青。映白。悟入處。盡是禪機。

忽觀天際彩雲。常疑好事皆虛事。再觀山中古木。方信閒人是福人。

東海水。曾聞無定波。世事何須扼腕。北邙山。未省留閒地。人生且自舒眉。

天地尙無停息。日月且有盈虧。况區區人世。能事事圓滿。而時時暇逸乎。只是向忙裏偷閒。遇缺處知足。則操縱在我。作息自如。卽造物不得與之論勞逸較虧盈矣。

霜天聞鶴唳。雪夜聽鷄鳴。得乾坤清純之氣。晴空看鳥飛。活水觀魚戲。識宇宙活潑之機。

閒烹山茗聽瓶聲。爐內識陰陽之理。漫履楸枰觀局戲。手中悟生殺之機。芳菲園圃看蜂忙。覩破幾般塵情世態。寂寞衡茅觀燕寢。引起一種冷趣幽思。

會心不在遠。得趣不在多。盆池拳石間。便居然有萬里山川之勢。片言隻語內。便宛然見千古聖賢之心。纔是高士的眼界。達人的胸襟。心與竹俱空。問是非何處着脚。念同山共靜。知憂喜無由上眉。

趨炎雖暖。暖後更覺寒威。食蔗能甘。甘餘便生苦趣。何似養志於清修。而炎涼不涉。棲心於淡泊。而甘苦俱忘。其自得爲更多也。

席擁飛花落絮。坐林中錦繡團裯。爐烹白雪清冰。熬天上玲瓏液髓。

逸態閒情。惟期自尙。何事外修邊幅。清標傲骨。不願人憐。無勞多費胭脂。

天地景物。如山間之空翠。水上之漣漪。潭中之雲影。草際之煙光。月下之花容。風中之柳態。若有若無。半真半幻。最足以悅人心目。而豁人性靈。真天地間一妙境也。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是無彼無此的真機。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常與水相連。此是徹上徹下的真境。吾人時時以此景象注之心目。何患心思不活潑。氣象不寬平。

鶴唳雪月霜天。想見屈大夫醒時之激烈。鷗眠春風暖日。會知陶處士醉裏

之風流。

黃鳥情多。常向夢中呼醉客。白雲意懶。偏來僻處媚幽人。

棲遲蓬戶。耳目雖拘。而神情自曠。結納山翁。儀文雖略。而意念常真。

滿室清風。滿几月。坐中物物見天心。一溪流水。一山雲。行處時時觀妙道。

炮鳳烹龍。放箸時。與齏鹽無異。懸金佩玉。成灰處。共瓦礫何殊。

掃地白雲來。纔着工夫。便起障。鑿池明月入。能空境界。自生明。

造化喚作小兒。切莫受渠戲弄。天地丸爲大塊。須要任我爐錘。

想到白骨黃泉。壯士之肝腸自冷。坐老清溪碧嶂。俗流之胸次亦開。

夜眠八尺。日噉二升。何須百般計較。書讀五車。才分八斗。未聞一日清閒。

概論

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華。玉韞珠藏。不可使人易

知。

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纔是進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鴆毒中矣。

疾風怒雨。禽鳥戚戚。霽月光風。草木欣欣。可見天地不可一日無和氣。人心不可一日無喜神。

醜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異非至人。至人只是常。

夜深人靜。獨坐觀心。始知妄窮而真獨露。每於此中得大機趣。既覺真現而妄難逃。又於此中得大慚悔。恩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切莫放手。

藜口蕘腸者。多冰清玉潔。袞衣玉食者。甘婢媵奴顏。蓋志以淡泊明。而節從肥甘喪矣。

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嘆。身後的惠澤要流得長。使人有不匱之思。

路徑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減三分讓人食。此是涉世一極樂法。作人無甚高遠的事業。擺脫得俗情。便入名流。爲學無甚增益的工夫。減除得物累。便臻聖境。

寵利毋居人前。德業毋落人後。受享毋踰分外。修持毋減分中。

處世讓一步爲高。退步卽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

蓋世的功勞。當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的罪過。當不得一個改字。

完名美節。不宜獨任。分些與人。可以遠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歸己。可以韜光養德。

事事要留個有餘不盡的意思。便造物不能忌我。鬼神不能損我。若業必求滿。功必求盈者。不生內變必招外憂。

家庭有個真佛。日用有種真道人。能誠心和氣。愉色婉言。使父母兄弟間形體兩釋。意氣交流。勝於調息觀心萬倍矣。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糞蟲至穢。變爲蟬。而飲露於秋風。腐草無光。化爲螢。而耀采於夏月。故知潔常自污出。明每從暗生也。

矜高倨傲。無非客氣。降伏得客氣下。而後正氣伸。情欲意識。盡屬安心。消殺得妄心盡。而後真心現。

飽後思味。則濃淡之境都消。色後思淫。則男女之見盡絕。故人當以事後之悔悟。破臨事之癡迷。則性定而動無不正。

居軒冕之中。不可無山林之氣味。處林泉之下。須要懷廊廟的經綸。

處事不必徼功。無過便是功。與人不要感德。無怨便是德。

憂勤是美德。太苦則無以適性怡情。淡泊是高風。太枯則無以濟人利物。

事窮勢蹙之人。當原其初心。功成行滿之士。要觀其末路。

富貴家宜寬厚。而反忌尅。是富貴而貧賤。其行如何能享。聰明人宜斂藏。而反炫耀。是聰明而愚懵。其病如何不敗。

人情反覆。世路崎嶇。行不去。須知退一步之法。行得去。務加讓三分之功。待小人不難於嚴。而難於不惡。待君子不難於恭。而難於有禮。

甯守渾噩。而黜聰明。留些正氣。還天地。寧謝紛華。而甘淡泊。遺個清名在乾坤。

降魔者。先降其心。心伏。則羣魔退聽。馭橫者。先馭其氣。氣平。則外橫不侵。

養子弟。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游。若一接近匪人。是清淨田中。下一不淨的種子。便終身難植嘉苗矣。

欲路上事。毋樂其便。而姑爲染指。一染指。便深入萬仞。理路上事。毋憚其難。而稍爲退步。一退步。便遠隔千山。

念頭濃者。自待厚。待人亦厚。處處皆厚。念頭淡者。自待薄。待人亦薄。事事皆薄。故君子居常嗜好。不可太濃艷。亦不宜太枯寂。

彼富我仁。彼爵我義。君子故不爲君相所牢籠。人定勝天。志一動氣。君子亦不受造化之陶鑄。

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塵裏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超達。處世不退一步處。如飛蛾投燭。羝羊觸藩。如何安樂。學者要收拾精神。並歸一處。如修德而留意於事功名譽。必無實詣。讀書而寄興於吟咏風雅。定不深心。人人有個大慈悲。

維摩屠劊無二心也。處處有種真趣味。金屋茅簷非兩地也。只是欲閉情封。當面錯過。便咫尺千里矣。

進德修行。要個木石的念頭。若一有欣羨。便趨欲境。濟世經邦。要段雲水的趣味。若一有貪著。便墮危機。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聽。病受於人所不見。必發於人所共見。故君子欲無得罪於昭。昭先無得罪於冥冥。福莫福於少事。禍莫禍於多心。惟省事者。方知少事之爲福。唯平心者。始知多心之爲禍。

處治世。宜方。處亂世。當圓。處叔季之世。當方圓並用。待善人。宜寬。待惡人。當嚴。待庸衆之人。宜寬嚴互存。我有功於人。不可念。而過。則不可不念。人有恩於我。不可忘。而怨。則不可不忘。

心地乾淨。方可讀書學古。不然。見一善行。竊以濟私。聞一善言。假以覆短。是

又藉寇兵。而齎盜糧矣。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儉者。貧而有餘。能者。勞而伏怨。何如拙者。逸而全真。讀書不見聖賢。如鉛槧傭。居官不愛子民。如衣冠盜。講學不尚躬行。如口頭禪。立業不思種德。如眼前花。人心有部真文章。都被殘編斷簡封固了。有部真鼓吹。都被妖歌艷舞湮沒了。學者須掃除外物。直覓本來。纔有個真受用。苦心中。常得悅心之趣。得意時。便生失意之悲。

富貴名譽。自道德來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自功業來者。如盆檻中花。便有遷徙廢興。若以權力得者。其根不植。其萎可立而待矣。

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淒涼萬古。達人觀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甯受一時之寂寞。毋取萬古之淒涼。

春至時和。花尚鋪一段好色。鳥且轉幾句好音。士君子幸列頭角。復遇溫飽。

不思立好言。行好事。雖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

學者有段競業的心思。又要有段瀟灑的趣味。若一味斂束清苦。是有秋殺無春生。何以發育萬物。

真廉。無廉名。立名者。正所以爲貪。大巧。無巧術。用術者。乃所以爲拙。

心體光明。暗室中有青天。念頭暗昧。白日下有厲鬼。人知名位爲樂。不知無名無位之樂爲最真。人知飢寒爲憂。不知不飢不寒之憂爲更甚。

爲惡而畏人知。惡中猶有善路。爲善而急人知。善處卽是惡根。

天之機緘不測。抑而伸。伸而抑。皆是播弄英雄。顛倒豪傑處。君子只是逆來順受。居安思危。天亦無所用其伎倆矣。

福不可徼。養喜神。以爲招福之本。禍不可去。避殺機。以爲遠禍之方。

十語九中。未必稱奇。一語不中。則愆尤駢集。十謀九成。未必歸功。一謀不成。

則訾議叢興。君子所以甯默毋躁。甯拙毋巧。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故性氣清冷者。受享亦涼薄。唯氣和心暖之人。其福亦厚。其澤亦長。

天理路上甚寬。稍游心。胸中便覺廣大宏朗。人欲路上甚窄。纔寄迹。眼前俱是荆棘泥塗。

一苦一樂相磨練。練極而成福者。其福始久。一疑一信相參勘。勘極而成知者。其知始真。

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故君子當存含垢納污之量。不可持好潔獨行之操。

泛駕之馬。可就馳驅。躍冶之金。終歸型範。只一優游不振。便終身無個進步。白沙云。爲人多病未足羞。一生無病是吾憂。真確實論也。

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爲柔。塞智爲昏。變恩爲慘。染潔爲污。壞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貪爲寶。所以度越一世。

耳目見聞。爲外賊。情欲意識。爲內賊。只是主人公。惺惺不昧。獨坐中堂。賊便化爲家人矣。

圖未就之功。不如保已成之業。悔旣往之失。亦要防將來之非。

氣象要高曠。而不可疎狂。心思要慎細。而不可瑣屑。趣味要沖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嚴明。而不可激烈。風來疎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

清能有容。仁能善斷。明不傷察。直不過矯。是謂蜜餞不甜。海味不鹹。纔是懿德。

貧家淨掃地。貧女淨梳頭。景色雖不艷麗。氣度自是風雅。士君子當窮愁寥

落。奈何輒自廢弛哉。

閒中不放過。忙中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中有受用。暗中不欺隱。明中有受用。

念頭起處。纔覺向欲路上去。便挽從理路上來。一起便覺。一覺便轉。此是轉禍爲福。起死回生的關頭。切莫當面錯過。

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阨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之。天且奈我何哉。

貞士無心徼福。天卽就無心處。牖其衷。險人著意避禍。天卽就著意中。奪其魄。可見天之機權最神。人之智巧何益。

聲妓晚景從良。一世之煙花無礙。貞婦白頭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語云看人。只看後半截。真名言也。

平民肯種德施惠。便是無位的卿相。士夫徒貪權市寵。竟成有爵的乞人。問祖宗之德澤。吾身所享者是。當念其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祉。吾身所貽者是。要思其傾覆之易。

君子而詐善。無異小人之肆惡。君子而改節。不若小人之自新。

家人有過。不宜暴揚。不宜輕棄。此事難言。借他事而隱諷之。今日不悟。俟來日正警之。如春風之解凍。和氣之消冰。纔是家庭的型範。

此心常看的圓滿。天下自無缺陷之世界。此心常放的寬平。天下自無險側之人情。

淡薄之士。必爲濃豔者所疑。檢飭之人。多爲放肆者所忌。君子處此。固不可少變其操履。亦不可太露其鋒銳。

居逆境中。周身皆鍼砭藥石。砥行節礪。而不覺。處順境內。滿前盡兵刃戈矛。

銷膏糜骨而不知。

生長富貴叢中的嗜欲如猛火。權勢似烈燄。若不帶些清冷氣味。其炎燄不至焚人。必將自焚。

人心一真。便霜可飛。城可隕。金石可貫。若僞妄之人。形骸徒具。真宰已亡。對人則面目可憎。獨居則形影自愧。

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極處。無有他異。只是本然。以幻迹言。無論功名富貴。卽肢體亦屬委形。以真境言。無論父母兄弟。卽萬物皆吾一體。人能看的破。認的真。纔可以任天下之負擔。亦可脫世間之羈鎖。

爽口之味。皆爛腸腐骨之藥。五分便無殃。快心之事。多損身敗德之媒。五分便無悔。

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三者可以養德。亦可以遠害。

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

老來疾病。都是少時招得。衰時罪業。都是盛時作得。故持盈履滿。君子尤兢兢焉。

市私恩。不如扶公議。結新知。不如敦舊好。立榮名。不如種陰德。尚奇節。不如謹庸行。

公平正論不可犯手。一犯手。則貽羞萬世。權們私竇不可著脚。一著脚。則玷污終身。

曲意而使人喜。不若直節而使人忌。無善而致人譽。不如無惡而致人毀。處父兄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遇朋友交遊之失。宜剴切。不宜優游。

小處不滲漏。暗處不欺隱。末路不怠荒。纔是真正英雄。

驚奇喜異者。終無遠大之識。苦節獨行者。要有恆久之操。

當怒火。慾水。正勝沸時。明明知得。又明明犯著。知得是誰。犯著又是誰。此處能猛然轉念。邪魔便爲真君子矣。

毋偏信。而爲奸所欺。毋自任。而爲氣所使。毋以己之長。而形人之短。毋因己之拙。而忌人之能。

人之短處。要曲爲彌縫。如暴而揚之。是以短攻短。人有頑的。要善爲化誨。如忿而嫉之。是以頑濟頑。

遇沉沉不語之士。且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人。應須防口。

念頭昏散處。要知提醒。念頭喫緊時。要知放下。不然。恐去昏昏之病。又來憧憧之擾矣。

霽日青天。倏變爲迅雷震電。疾風怒雨。倏轉爲朗月晴空。氣機何嘗一毫凝滯。太虛何嘗一毫障蔽。人之心體。亦當如是。

勝私制欲之功。有曰識不早。力不易者。有曰識得破。忍不過者。蓋識是一顆照魔的明珠。力是一把斬魔的慧劍。兩不可少也。

橫逆困窮。是煅煉豪傑的一副爐鎚。能受其煅煉者。則身心交益。不受其煅煉者。則身心交損。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此戒疎於慮者。甯受人之欺。毋逆人之詐。此警傷於察者。二語並存。精明渾厚矣。

毋因羣疑。而阻獨見。毋任己意。而廢人言。毋私小惠。而傷大體。毋借公論。以快私情。

善人未能急親。不宜預揚。恐來讒譖之奸。惡人未能輕去。不宜先發。恐招媒

孽之禍。

青天白日的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來。旋乾轉坤的經綸。從臨深履薄中操出。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做到極處。俱是合當如是。著不得一毫感激的念頭。如施者任德。受者懷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

炎涼之態。富貴更甚於貧賤。妬忌之心。骨肉尤狠於外人。此處若不當以冷腸。御以平氣。鮮不日坐煩惱障中矣。

功過不宜少混。混則人懷情隳之心。恩仇不可太明。明則人起攜貳之志。惡忌陰。善忌陽。故惡之顯者。禍淺。而隱者。禍深。善之顯者。功小。而隱者。功大。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用事矣。幾何不魍魎猖狂。

鋤奸杜倖。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之一無所容。便如塞鼠穴者。一切去路都塞盡。則一切好物都咬破矣。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癡迷處。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功德。

處己者。觸事皆成藥石。尤人者。動念卽是戈矛。一以關衆善之路。一以濬諸惡之源。相去霄壤矣。

事業文章。隨身銷毀。而精神萬古如新。功名富貴。逐世轉移。而氣節于載一時羣信。不以彼易此也。

魚網之設。鴻則罹其中。螳螂之貪。雀又乘其後。機裏藏機。變外生變。智巧何足恃哉。

作人無一點真懇的念頭。便成個花子。事事皆虛。涉世無一段圓活的機趣。便是個木人。處處有礙。

有一念而犯鬼神之忌。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釀子孫之禍者。最宜切戒。

事有急之不自白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切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

節義傲青雲。文章高白雪。若不以德性陶鎔之。終爲血氣之私。技藝之末。謝事當謝於正盛之時。居身宜居於獨後之地。謹德須謹於至微之事。施恩務施於不報之人。

德者、事業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棟宇堅久者。心者、修行之根。未有根不植。而枝葉榮茂者。

道是一件公衆的物事。當隨人而接引。學是一個尋常的家飯。當隨事而警惕。

念頭寬厚的，如春風煦育，萬物遭之而生。念頭忌尅的，如朔雪陰凝，萬物遭之而死。

勤者，敏於德義。而世人借勤以濟其貪。儉者，淡於貨利。而世人假儉以飾其吝。君子持身之符，反爲小人營私之具矣。惜哉。

人之過誤，宜恕。而在己，則不可恕。己之困辱，宜忍。而在人，則不可忍。

恩宜自淡而濃。先濃後淡者，人忘其惠。威宜自嚴而寬。先寬後嚴者，人怨其酷。

士君子處權門要路，操履要嚴明。心氣要和易。毋少隨而近腥羶之黨。亦毋過激而犯蜂螫之毒。

遇欺詐的人，以誠心感動之。遇暴戾的人，以和氣薰蒸之。遇傾邪私曲的人，以名義氣節激礪之。天下無不入我陶鎔中矣。

一念慈祥。可以醞釀兩間和氣。寸心潔白。可以昭垂百代清芬。

陰謀怪習。異行奇能。俱是涉世的禍胎。只一個庸德庸行。便可以完混沌而招和平。

語云。登山耐險路。踏雪耐危橋。一耐字。極有意味。如傾險之人情。坎坷之世道。若不得一耐字。撐持過去。幾何不墮入榛莽坑塹哉。

誇逞功業。炫耀文章。皆是靠外物做人。不知心體瑩然。本來不失。卽無寸功。隻字。亦自有堂堂正正做人處。

不昧己心。不拂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子孫造福。

居官有二語。曰惟公則生明。惟廉則生威。居家有二語。曰惟恕則平情。惟儉則足用。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時。須念衰老的辛酸。持身不可太皎潔。一切污辱垢穢。要茹納得。與人不可太分明。一切善惡賢愚。要包容得。

休與小人仇讎。小人自有對頭。休向君子諂媚。君子原無私惠。

磨礪當如百煉之金。急就者非邃養。施爲宜似千鈞之弩。輕發者無宏功。建功立業者。多虛圓之士。僨事失機者。必執拗之人。儉美德也。過則爲慳吝。爲鄙嗇。反傷雅道。讓懿行也。過則爲足恭。爲曲禮。多出機心。

毋憂拂意。毋喜快心。毋恃久安。毋憚初難。

飲宴之樂多。不是個好人家。聲華之習勝。不是個好士子。名位之念重。不是個好臣工。

仁人心地寬舒。便福厚而慶長。事事成個寬舒氣象。鄙夫念頭迫切。便祿薄

而澤短。事事成個迫促規模。用人不宜刻。刻則思效者去。交友不宜濫。濫則貢諛者來。

大人不可不畏。畏大人則無放逸之心。小民亦不可不畏。畏小民則無豪橫之名。

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則怨尤自消。心稍怠荒。便思勝似我的人。則精神自奮。

不可乘喜而輕諾。不可因醉而生瞋。不可乘恢而多事。不可因倦而鮮終。釣水逸事也。尚持生殺之柄。奕棋清戲也。且動戰爭之心。可見喜事不如省事之爲適。多能不如無能之全真。

聽靜夜之鐘聲。喚醒夢中之夢。觀澄潭之月影。窺見身外之身。

鳥語蟲聲。總是傳心之訣。花英草色。無非見道之文。學者要天機清徹。胸次

玲瓏。觸物皆有會心處。

人解讀有字書。不解讀無字書。知彈有絃琴。不知彈無絃琴。以迹用。不以神用。何以得琴書佳趣。

山河大地。已屬微塵。而况塵中之塵。血肉身軀。且歸泡影。而况影外之影。非上上智。無了了心。

石火光中。爭長競短。幾何光陰。蝸牛角上。較雌論雄。許大世界。

有浮雲富貴之風。而不必岩棲穴處。無膏盲泉石之癖。而常自醉酒耽詩。競逐聽人。而不嫌盡醉。恬憺適己。而不誇獨醒。此釋氏所謂。不爲法纏。不爲空纏。身心兩自在者。

延促由於一念寬窄。係之寸心。故機閒者。一日遙於千古。意寬者。斗室廣於兩間。

都來眼前事。知足者、仙境。不知足者、凡境。總出世上因。善用者、生機。不善用者、殺機。

趨災附勢之禍。甚慘。亦甚速。棲恬守逸之味。最淡。亦最長。

色欲火熾。而一念及病時。便興似寒灰。名利飴甘。而一想到死地。便味如嚼蠟。故人常憂死慮病。亦可消幻業而長道心。

爭先的、徑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濃艷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

隱逸林中無榮辱。道義路上泯炎涼。進步處便思退步。庶免觸藩之禍。著手時。先圖放手。纔脫騎虎之危。

貪得者。分金恨不得玉。封侯怨不授公。權豪自甘乞丐。知足者。藜藿旨於膏粱。布袍煖於狐貉。編民不讓王公。

矜名不如逃名趣。練事何如省事閒。孤雲出岫。去留一無所係。朗鏡懸空。靜躁兩不相干。

山林是勝地。一營戀。便成市朝。書畫是雅事。一貪癡。便成商賈。蓋心無染着。欲境是仙都。心有係牽。樂境成悲地。

當時喧雜。則平日所記憶者。皆漫然忘去。境在清甯。則夙昔所遺忘者。又恍爾現前。可見靜躁稍分。昏明頓異。

蘆花被下。臥雪眠雲。保全得一窩夜氣。竹葉杯中。吟風弄月。躲離了萬丈紅塵。

出世之道。卽在涉世中。不必絕人以逃世。了心之功。卽在盡心內。不必絕慾以灰心。

此身常放在閒處。榮辱得失誰能差遣我。此心常安在靜中。是非利害誰能

瞞昧我。

我不希榮。何憂乎利祿之香餌。我不競進。何畏乎仕宦之危機。

多藏厚亡。故知富不如貧之無慮。高步疾顛。故知貴不如賤之常安。

世人只緣認得我字太真。故多種種嗜好。種種煩惱。前人云。不復知有我。安知物爲貴。又云。知身不是我。煩惱更何侵。真破的之言也。

人情世態。倏忽萬端。不宜認得太真。堯夫云。昔日所云我。今朝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屬後來誰。人常作是觀。便可解却胸中胃矣。

有一樂境界。就有一不樂的相對待。有一好光景。就有一不好的相乘除。只是尋常家飯。素位風光。纔是個安樂窩巢。

知成之必敗。則求成之心。不必太堅。知生之必死。則保生之道。不必過勞。眼看西晉之荆榛。猶矜白刃。身屬北邙之狐兔。尙惜黃金。語云。猛獸易伏。人

心難降。谿壑易填。人心難滿。信哉。

心地上無風濤。隨在皆青山綠樹。性天中有化育。觸處都魚躍鳶飛。

狐眠敗砌。兔走荒臺。盡是當年歌舞之地。露冷黃花。烟迷衰草。悉屬舊時爭戰之場。盛衰何常。強弱安在。念此令人心灰。

寵辱不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雲卷雲舒。

晴空朗月。何天不可翱翔。而飛蛾獨投夜燭。清泉綠竹。何物不可飲啄。而鷓鴣偏嗜腐鼠。噫。世之不爲飛蛾鷓鴣者。幾何人哉。

權貴龍驤。英雄虎戰。以冷眼視之。如蠅聚羶。如蟻競血。是非蜂起。得失蜩興。以冷情當之。如冶化金。如湯消雪。

真空不空。執相非真。破相亦非真。問世尊如何發付。在世出世。狗欲是苦。絕欲亦是苦。聽吾儕善自修持。烈士讓千乘。貪夫爭一文。人品星淵也。而好名。

不殊好利。天子營家國。乞人號饕餮。位分霄壤也。而焦思何異。焦聲性天澄徹。卽飢渴飲。無非康濟身心。心地沉迷。縱談禪演偈。總是播弄精魄。

人心有真境。非絲非竹。而自恬愉。不烟不茗。而自清淨。須念靜境虛空。慮忘形釋。纔得以游衍其中。

天地中萬物。人倫中萬情。世界中萬事。以俗眼觀。紛紛各異。以道眼觀。種種是常。何須分別。何須取捨。

纏脫只在自心。心了則屠肆糟糠。居然淨土。不然。縱一琴一鶴一花一竹。嗜好雖清。魔障終在。語云。能休塵境爲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

以我轉物者。得固不喜。失亦不憂。大地盡屬逍遙。以物役我者。逆固生憎。順亦生愛。一毫便生纏縛。

試思未生之前。有何象貌。又思既死之後。有何景色。則萬念灰冷。一性寂然。自可超物外而遊象先。

優人傅粉調砒。效妍醜於毫端。俄而歌殘場罷。妍醜何存。奕者爭先競後。較雌雄於着手。俄而扇盡子收。雌雄安在。

把握未定。宜絕跡塵囂。使心不見可欲。而不亂。以澄吾靜體。操持既堅。又當混跡風塵。使此心見可欲。而亦不亂。以養吾圓機。

喜寂厭喧者。往往避人以求靜。不知意在無人。便成坑相。心着於靜。便是動根。如何到得人我一空。動靜兩忘的境界。

人生禍區福境。皆念想造成。故釋氏云。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爲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驚覺。航登彼岸。念頭稍異。境界頓殊。可不慎哉。

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學道者須要努力。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得道者一任天機。

就一身了一身者。方能以萬物付萬物。還天下於天下者。方能出世間於世間。

人生原是傀儡。只要把柄在手。一線不亂。卷舒自由。行止在我。一毫不受他人提掇。便超此場中矣。

爲鼠常留飯。憐蛾紗罩燈。古人此點念頭。是吾人一點生生之機。無此。卽所謂土木形骸而已。

世態有炎涼。而我無嗔喜。世味有濃淡。而我無欣厭。一毫不落世情窠臼。便是一在世出世法也。

菜
根
譚

六
二

青年修養用書

他山石語

范爾誨先生叢著之一

，於青年之立身處世，綦有關係。

每冊實價一角八分

少年弦章

范子美先生編，書分

八類，讀之足以開拓心胸，助長志節

，可當格言讀，可供教材用。

每冊紙面實價二角半
布面實價五角

人格與修養

胡貽穀先生編，

內容豐富，思想新穎，有志建立人格

者，不可不讀。

每冊實價一角半

人格自衡

胡貽穀先生譯述，青

年讀此，可知自身人格發展，究竟至何限度，誠有價值之著作也。

每冊實價六分

成功寶訣

奚天翼先生譯，書分

十章，援引古今名人軼事，最覺警策

，誠為青年之座右銘也。

每冊實價二角

後進楷模

集中西志士成功者之

小史十二篇，發曠振聵，大有力量。

每冊實價一角八分

(中英文書目函索即寄)

青年協會書局發行

青年德育叢書

近世青年，大都倡言維新，而忽視吾國固有之道德與倫理。致世道人心，每况愈下，將有不可救藥之慮。本會有鑒於此，乃輯下列各書，以喚起青年敬仰古人之心理，同時將無上之民族道德，灌輸於青年之心田中，希挽狂瀾於萬一。

- ▲小 學(朱 子).....每冊實價二角
- ▲人 譜(劉宗周).....校 訂 中
- ▲荆園語錄(申涵光).....合訂一冊 實價二角
- ▲菜根譚(洪應明).....合訂一冊 實價二角半
- ▲聰訓齋語(張 英).....校 訂 中
- ▲澄懷園語(張廷玉).....校 訂 中
- ▲家 範(司馬光).....校 訂 中
- ▲厚德錄(李元綱).....校 訂 中
- ▲世 範(袁 采).....校 訂 中
- ▲明 本(劉 荀).....不日出版
- ▲童蒙訓(呂本中).....印刷 中
- ▲曾公家訓鈔.....每冊實價一角二分
- ▲呻吟語鈔(呂 坤).....校 訂 中
- ▲讀書語鈔(薛 瑄).....校 訂 中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發 行

Chinese Moral Teachings Series

Words of Wisdom from Chin Yuen

By

H. K. SUN

“Buoyant Spirit” Talks

By

Y. M. HUNG

PUBLISHED BY

PUBLI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COMMITTEE Y. M. C. A's. OF CHINA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20 Museum Road, Shanghai.

Price: Twenty cents per copy.

民國十六年二月刊行

荆園語錄
榮根譚合訂一冊

編訂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刊行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發售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廿號

每冊實價二角

10
502289
(2)

10
502289
(2)